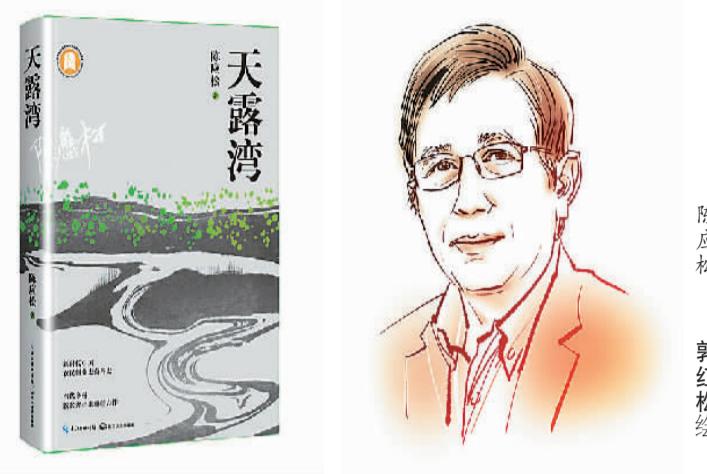


◎ 创作谈

农民，是大地的雕塑家和魔术师

陈应松



我的家乡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地处江汉平原、长江南岸，是荆江分洪区。这里的农耕文明异常发达，人们精耕细作，生活富庶安宁，被称为梦里水乡。千百年来，耕种的是五谷杂粮、稻麦黍稷。没有谁能想到某一天，这片田野上蓦然窜出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藤本植物，铺天盖地、气势磅礴。这些五颜六色、珠滑玉润的浆果浑圆、饱满、晶莹、清香、甜蜜，深沉严肃的土地突然变得浪漫可人、摇曳生姿……从苦涩的土地到甜蜜的土地，这个变化是怎么出现的？我在长篇小说《天露湾》里进行了追溯和记录。在我的追溯中，被岁月掩埋和遗忘的故乡，在风雨摧折中渐渐消失的乡愁，在旺茂繁华、碧浪澎湃的藤蔓上集结成穗，以另一种方式重现了！《天露湾》，是我的一部家乡书，是一个关于故乡和土地的故事。

公安县，被誉为江南葡萄第一县，有十万多亩葡萄园，五六十个品种。公安过去没有种葡萄的历史，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几个农民试种葡萄，打破了长江以南不适合种葡萄的定论，在这片土地上成就了一个奇迹。这令我着迷和感动，也促使我开始思考农民对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过去有种偏见，认为农民思想观念保守落后，但我家乡葡萄成为巨大的农业产业，恰恰说明如今的农民不仅不愚昧、不落后，而且比我们更聪明、更进取。他们跟随时代，以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速度在进步着。我2019年开始在公安县采访葡萄产业情况，有两三个月。慢慢地，我有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真正动笔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写了两年，目的是记录湖北江汉平原这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具体说是葡萄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但葡萄和家乡只是一个背景，我关注的焦点是农民。我写了两代农民，写他们对土地的感情，写他们的奋斗拼搏、脱贫致富，写他们可歌可泣的经历。

小说中的主人公金满仓，是老

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命运坎坷，为改变贫穷的命运种葡萄，又承受了更多的磨难。但最后，他成了县里葡萄产业的功臣。新一代农民代表大江，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和高级农艺师，放弃上海的高薪待遇，回乡种葡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经营的生态葡萄农场，是先进的生态种植理念的产物。这个集采摘、观光、休闲、康养为一体的现代葡萄产业园和精品果园，还酿造出适合东方人口味的“天露”葡萄酒，带动了全县葡萄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在两代“葡萄人”的努力下，天露湾成为了葡萄飘香的美丽富饶的乡村……

我是因神农架系列小说在文坛立足的，以往的作品或多或少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的小说往往还有一种神秘和魔幻的色彩，但对人物塑造不很重视。《天露湾》不同，它是怀着对家乡农民的崇敬和感激写的，没有那些神秘魔幻，是以纯正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这部小说有几十个人物，至少有十多个是我着力塑造的。

我的写作初衷是，用作品反哺故乡。我过去写神农架、写高山和森林，现在回过头来书写我出生的水乡和平原，因为它重新唤醒了我的记忆。这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作家是为故乡而生的。

我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说：有时候，拎着一种叫乡愁的东西，在故乡的葡萄园里游弋。可这样的乡愁又让我惶惑和窘涩，感到那个被怀念的旧物就是自己，而故乡的乡愁却太过鲜灵与甜蜜。我怀着被时代抛弃的仓皇，与故乡贴近。我说服自己，如此醉人丰盈的、翡翠玛瑙般的乡愁，远非一副石磨、一个碾子、一棵老柳和一座衰颓院落可以穷尽的。每年六七月间，我就会收到寄自故乡的葡萄，阳光玫瑰、浪漫红颜、甜蜜蓝宝石、藤稔、美人指……这些水灵灵的时鲜，这些俏丽的名字，难道就是味蕾深处的陌生思念？

有时候，我们才是故乡寒碜的旧影。我已经在城市生活了40余年，记忆中的乡村，就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土坯房、泥巴路、脸朝黄土背朝青天的无休无止的劳作。挑粪、挖沟、锄草、插秧、割麦、扬场、堆垛、推车，没有一样不是繁重的苦力。多年前我们感叹过，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困扰着我们。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三农”的。农业为本，本固邦宁。40多年的改革开放，弹指一挥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2009年在荆州挂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突然发现，几乎一夜之间，农村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再也不需要锄头镰刀和耕牛了，不需要除草，也不需要插秧割谷，一切都交给了机械。牧歌时代的农耕文明，成了远去的历史。土地流转之后，发生了更大变化。连片连片的塑料大棚里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农民和高附加值的农作物、农产品打交道，一亩地的产值甚至有十万元。聪明的、有知识的种地人，在土地上耕种，就跟种金子一样。这样的变化多么神奇！现在的农村，是现代的、先进的、时尚的、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遍地开花，所谓的桃源仙境处处都有。随着人们对生态环保的重视，对绿水青山的向往，对乡村的喜爱，对大自然的喜爱，农村成了我们最美丽的乡愁、最幸福的去处，成了我们灵魂的归宿。

故乡越来越年轻。大地不会老去，生活之树常青。

农民，是大地的雕塑家和魔术师。

有一天，我坐在公安葡萄种植第一人老陈的家门口，品尝着这位“甜蜜的挖掘者”种的葡萄，在他宽敞的楼房前，看着浩荡的田野上闪光的大棚，看着露天生长的碧绿的葡萄，绿潮喧嚣，没有尽头。葡萄成熟的香甜弥漫在这片我曾经劳动的土地上，我感到，农民在这个时代是多么伟大，所有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所谓愚昧和落后的评价，都是不公正的、荒谬的。作家只有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才会发现以往对农民、对这个时代的认识是多么隔膜、多么肤浅、多么概念化。

《天露湾》是我书写神农架20年后的一次尝试。写故乡令我惶恐，我从来没有为哺育我的故乡写这么长的文字。但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它让我重新发现了故乡、重新发现了农民，也通过这次写作，重新发现了自己、重新发现了文学。文学的疆域是无边的，文学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和叙述的可能，文学还有另一种柔软的、灵动的、灿烂的质地。文学，还有另一种感动。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

◎新作评介

重新被打量的“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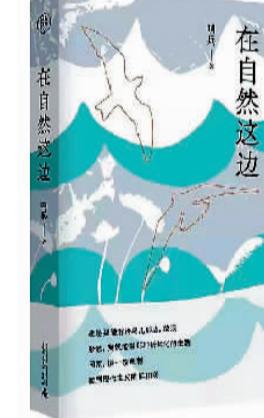
——读哨兵诗集《在自然这边》

李 浩

《自然课》《谈谈鸟儿》《青头鸭》《紫水鸡》《有关洪湖的野生动物及其他》……我猜测，诗人哨兵在《在自然这边》这本书写洪湖和自然的新诗集中“暗藏野心”：一种是博物志的野心，他充分利用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熟稔，为故乡真情抒写；一种是建立个人地域性标识的野心，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为这片土地确立属于它的文学位置；一种是“百科全书式”容量的野心，他试图将个人、自然、生活、历史、文化等尽可能多地纳入这本书中。更为可贵的还在于，他的这本书有重述自然、重铸诗歌的“自然”书写的野心，甚至可能是，先是有了这种追求，才有了这本《在自然这边》。

我如此猜度的根据，源于反复的阅读。在《在自然这边》的“自序”中，他略显急迫甚至带点小傲慢地向我们承认，他这部诗集，与“找到‘自然’，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有关”，与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的变化和他对新诗可能的思考与探寻有关。是的，他试图接续传统，将属于现在、现实和当下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诗中，为其注入新颖、别致和统一性的诗意。

基于他的种种“野心”，使得《在自然这边》有一个整体性、总括性的思考，呈现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面貌，而每一篇又能各美其



美，显现异彩。诗集中的作品既有简洁的一面，又有浑浊的一面，既有单一向度的发力，又不乏繁复和深邃。在诗歌创作中，有“野心”是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哨兵极有才华地实现了他的“野心”。比如这首《向莲花及斑嘴鸭和护鸟人借宿》——

鸟儿让我哀恸。那只斑嘴鸭
拽断翅
天黑时，又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躺在莲花底下时，护鸟人
绕着野荷荡，一直都在呼唤
那只鸟儿。这种声音
贴着洪湖传来，听起来
却来自世外，是虚无
在寻找虚无，空寂在寻找
空寂。躺在莲花底下后
每到护鸟人叫一下，斑嘴鸭
应一声，莲花就会落一瓣……

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它描述自然和自然事物，但不是习惯性赞美和隐喻性抒怀，而是将审视、事实和个人悲悯强力接入。自然事物一方面依然是自然事物，另一方面，又变成了审视、想象、思考和追问的对象与载体，诗人在保护自然事物具体属性的同时又使它呈现为载体和容器，让二者相得益彰。第二，将叙事性纳入到自然书中，在让它有了故事感的同时又凸显“我”的存在。“我”介入到自然和事件中，强化了个人

还将哨兵的这部诗集看作是对“洪湖”的一次次复写和复拓，他书写着洪湖的不同侧面、不同向度，在一次次的复写中，“洪湖”的水面被缓缓抬高，并且“生出”了涡流和浮游于水中的生物。每一首诗，是独立的结晶体，而如果将它

们放在一起，便产生更为宏阔的统一感，呈现出在不断解读和抚摸中完整起来的“象身”，属于“洪湖”的——不，不只是属于洪湖的，它甚至令人惊艳地呈现了“百科全书”的性质，至少是一部区域史志。

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有篇小说《创造者》，写一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试图按照真实比例画下一幅世界地图。为此，他耗尽了一生的精力。而等他将这张“真实”的世界地图完成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画下的，竟是自己的那张脸。我一直将它看作是关于诗歌写作的经典隐喻，而在哨兵的诗集《在自然这边》中，我再次想到了它，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验证，验证哨兵在殚精竭虑的自然书写中，本质上画下的是自己的那张脸，是他个人精神向度的整体凸显。

阅读哨兵的《在自然这边》，我还发现其中一个极有意蕴的注入。譬如《古桑》《湖边休闲庄》《水雉》等诗，在并不刻意的自由联想中，我会想起《洪湖赤卫队》，那部有些淡忘了的电影中的歌曲。我当然能够意识到哨兵在诗中的牵挂，也能意识到，那样一种“境遇”为哨兵“成为自己”着色多多。我还发现，哨兵诗歌中某些词语的使用是“重”的，他有意强化语词的强度和张力，不肯留有平缓，而这些词往往又有种笃定的、斩钉截铁的性质。是故，阅读他的诗歌往往会遭遇小“颠簸”，它不肯顺滑而平庸，不肯像水一样倾泻着流淌，这是哨兵诗歌的个性之处，也是他诗歌的动人和耐人寻味之处。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通过这样的“超过世界三倍重量”的诗句，为我们熟悉的重新命名，部分地，也建立了深邃。

(作者系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这样的鲁迅，可亲、可爱、可敬！

葛 涛

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国内出版了几十种关于鲁迅的图书，大都是鲁迅研究著，因此，面向青少年读者的《这样的鲁迅》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该书是鲁迅研究专家阎晶明特地为中国青少年读者撰写的一部作品，用四部分分别讲述了鲁迅在故乡、南京等地（含日本）、北京和上海四个时期的故事，塑造了可亲、可爱、可敬的鲁迅形象。

鉴于一些中学生反映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比较难懂，阎晶明特意在《这样的鲁迅》中对选入教材的《故乡》《孔乙己》《祝福》《藤野先生》及鲁迅杂文等进行了解读。该书出版前，出版社曾邀部分中学语文教师和学生试读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阎晶明在吸收这些意见后，重新作了修订，使这本书的内容更满足当代青少年读者需求。

为适应青少年阅读兴趣和爱好，《这样的鲁迅》收录了多幅鲁迅照片、鲁迅作品封面、鲁迅收藏的木刻作品以及漫画等作为插图，图文并茂地介绍鲁迅。其中包括北京鲁迅博物馆提供的50多幅高清图片，让读者得以看到鲁迅不同时期的肖像，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背景，欣赏鲁迅收藏的各种美术作品。在装帧设计上，该书选用周海婴百日纪念照中鲁迅俯首低眉的形象作为封面，展示鲁迅慈爱的一面，并用当代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多幅鲁迅卡通形象作为章节标题中的插图，甚至书中的页码也选用鲁迅手绘的猫头鹰和杂文集《坟》的插画来标注。随书附赠的手绘小册《跟着迅哥儿去旅行》的导游图，介绍鲁迅在绍兴、仙台、北京、上海这四个城市居住、工作过的地方以及各地鲁迅纪念馆的游览信息，是一本很有新意的研究旅行手册。可以说，这本书的内文设计和封面装帧处处带有鲁迅的色彩、鲁迅的标记，具有浓郁的鲁迅风、鲁迅味。



如果说《野草·这样的战士》一文中“这样的战士”是鲁迅的自画像，那么阎晶明模仿鲁迅此文，将新书命名为《这样的鲁迅》，就是要塑造出一个不同于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形象，让广大青少年认识到鲁迅可亲、可爱、可敬的一面，从而真正地走进鲁迅的世界，传承鲁迅的精神。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字里行间解人间百味

覃皓珺

吃，本是件“俗事”，可在人间烟火背后，又涵盖了人文、地理、历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尤其是在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物产丰饶的中国，吃这件事更是没那么简单。一道美食，往往就是一种记忆、一段传奇、一部历史。在“吃货”群体中，从爱吃到会吃，从会吃到懂吃，更是一门学问、一份情怀、一种本事。想跨入这道门槛，不妨读一读《吃货辞典》。

在旧版《吃货辞典》基础上，作者崔岱远重新增补修订，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叙写中华美食之妙，为读者奉上百十来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

初读之时，只觉轻松愉悦、妙趣横生，让人不由得想“按文索骥”，尝遍其中滋味。时隔多年再读新版，细细品味书中构思之趣、表达之意、人文之气，竟又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惊喜。

对崔岱远而言，如果只是简单寻味佳肴之美，离真正的“吃货”还差得远。吃之外，还要深入了解美食中蕴含的人文意蕴和中国故事，这样才能从中品出人生百味。为了引读者一步步走进他理想中的美食之境，崔岱远在文本构思上下足了工夫。

从形式上看，《吃货辞典》作为一本戏仿“辞典”的美食书，不仅有词目、解释，还从美食的吃法、来源，逐步引申到其背后的故事，循序渐进、引人入胜。有趣的是，全书还配有关的手绘插画，让读者得以一饱“眼福”。

从分类上看，不同美食类书籍划分篇章的方法各有特色，或按地域分天南海北，或按做法分煎炒烹炸，或按口味分酸甜苦辣，或按食材分山珍海味……而崔岱远却另辟蹊径，以食

